

# 掠过时光的飞鸟

□甘肃兰州 牛艺璇

1993年的冬天,我斜坐在母亲的嫁妆——一辆“凤凰牌”自行车的前杠上,双手死死地握着车把。那是一个被寒冷和声音包围的冬天,自行车晃晃悠悠地穿行在西北乡村的小路上,寒风凛冽的呼啸声,车轮碾轧雪地的吱吱声,伴着父亲颇为沉重的喘息声,还有农历新年前鞭炮噼里啪啦的炸裂声,各种不同声调、不同音色的声响在我的耳畔融合交汇,嘈杂且难忘。

那年我5岁,在我所有关于自行车的记忆里,总是与父亲紧密相连。彼时父亲在距离老家二十里路外的一个农村中学教书,因为学校离家很远,且当时交通颇为不便,因此父亲只能借住学校宿舍,每周也只有星期五放学之后,才匆匆骑着自行车往家赶。为了能第一时间见到父亲,少年的我竟然学会了掐算时间,等父亲快到的时候,我便拿起手电筒,一路小跑到村口,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条已经暮色深沉的马路,直到路的转角响起一阵

丁零当啷的声响后,父亲的身影便出现在手电筒的光亮之中。

父亲性格严厉,不苟言笑,但每次载着我的时候,却又时常逗我。他会趁我不备之时,用指头敲一下我的头,然后,待我从自行车的前杠上满脸狐疑地望向他时,他都会故作镇定地说,“刚才飞过来一只鸟,把你啄了一下”。我信以为真,便仰着头四处搜索小鸟的踪迹。

小时候,我最喜欢夏天的晚上。吃过晚饭,父亲总会载着我去渭河边上乘凉,自行车穿行在颠簸的土路上,路侧有蛙鸣阵阵,水流潺潺。在清风朗月和满天星辉中,我与父亲并排躺在岸边的草地上,偶有飞鸟掠过,我总是疑惑地问父亲,“那只鸟有没有啄过我的头?”

简单纯粹的时光就像眼前永不停滞的渭河,不紧不慢地流淌着,我在父亲“小鸟啄头”的玩笑中从孩童长成了少年。小学毕业,我在父亲手把手的教导下,终于学会

了骑自行车。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,当我独自骑着自行车,在家乡的山野中风驰电掣的时候,再也没有小鸟啄过我的头了。

歌手陈奕迅唱过一首《单车》,用简洁的歌词、温情的曲调唱出了父亲与子女之间深沉的爱意。其中有几句歌词是这样的:“难离难舍想抱紧些,茫茫人生好像荒野/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/谁要下车/难离难舍总有一些/常情如此不可推卸/任时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/还有幸福可借”。每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,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每一次载着我的情形。

如今,当我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四岁的女儿时,我也不时会用指头温柔地敲一下她的小脑袋,一如三十年前。而当她仰着头,睁着圆圆的大眼睛,同样满脸狐疑地问我,“爸爸,刚才是什么东西打了我一下”的时候,我总是温柔且坚定地告诉她——那是一只从时光中飞来的小鸟,不小心把你啄了一下。

## 乱弹“金盆湖”

□南京 谢文龙

对于总面积9979公顷的重庆茶山竹海国家森林公园来说,金盆湖景区就像它的一只“手掌”,面积很小。那一天,我们一路转下来,用了不到半个小时。

进入景区大门,正面是一圈石质围栏,围栏后面就是金盆湖。围栏右侧,一座长长的木质廊桥沿湖而设,直向上伸向竹林深处。

顺着石板路往里走不到百米远,跨过四五级台阶,人就到了廊桥中。左边是波光粼粼的湖水,一阵阵寒风从湖面隐隐地飘过来,仿佛在湖面上还能看见它的影子。右边是苍翠茂密的竹林,一根根直耸入云的竹子密密麻麻、挤挤挨挨地沿着山坡生长着、挺立着。竹叶随风飘拂,犹如海面上的波浪起伏;飒飒的叶片抖动声、碰撞声,犹如浪花在欢唱。

廊桥尽头是直立的,90度折向北有一条窄道,仅容两三人并行。路右侧有一处休闲山庄,依山而建,虽然是春节假期,客人却不多,让山庄显得更为幽静。路左侧

是一条水沟,在茂密的竹林里若隐若现,蜿蜒着与景区入口处的金盆湖相连。

前行四五百步,一座拱桥横跨在水沟上,拱桥边上是一座双顶八角亭,赭红色的亭子让满眼的绿有了点缀。拱桥后面有一汪水塘,从后面山坡上草丛里渗出来的溪水汨汨地流入塘内。溪水洁净清澈,没有一丝杂质,水底的卵石或大如鹅蛋、或细如药丸。

翻过拱桥,有陡峭的台阶盘曲而上。路边告示牌提示,台阶步道长约1公里,可抵景区最高峰。因同行缘故,并未登顶,稍有遗憾。想必登到最高处眺望金盆湖,应该能感受到它就像竹海里的一颗明珠,别有一番意境吧。

回程走到金盆湖边,有一处空旷的广场。我和孩子边在广场上等着同行的亲戚们,边聊起了天。

我问孩子,你觉得这里为什么叫金盆湖这个名字?孩子摇头说不知道,问我是怎么认为的。我说可能是这么个由来:当年有一江洋大

盗,发迹以后决定金盆洗手、造福乡里,专门来到此处圣洁的水面搞了个“洗手上岸”仪式,乡民们为了感谢他,就把这里叫“金盆湖”。

孩子听了哈哈大笑,连说我想想象力丰富,鼓励我再猜。我只好硬着头皮说,还有可能是这个由来:当年有个人做了个梦,梦到湖里有一只金盆,只要把一枚铜钱放进去,满盆都是钱,这个人就到这边找金盆。孩子被我的联想激起了兴趣,说也想到了一个由来:当年有个农夫勤劳善良,一天在湖里打鱼时,放生了一只神龟。神龟为了报答他,就让他捕到了一只金盆。得到金盆后,他跟乡民们一起分享。于是,大家就把这边叫金盆湖。

我们都以为猜得大差不差,兴高采烈地走了出来。出景区大门口的右侧竖着一块简介牌,上面写道:金盆湖竹海中有3个湖,是茶山上难得的高山平湖,人称“金盆”。相传,这3个湖是竹海观音当年洗手濯足所用。

## 春天想到老巷子里转转

□泰州 王太生

春天想到老巷子里转转。老巷是老的,长长短短,短短长长,拐弯抹角。有的人,在老巷里,从这头,走到那头,用了一辈子的时间。

深邃、宁静、幽远……一条巷子,光阴在墙皮上褪了色,时间走得好好快呀,人在巷中,走着、走着就老了。人是什么时候变老的?也就是淋了几场雨,吹了几次风,照了几轮明月,慢慢就老了。风从这头,吹到那头,在巷中游荡,构树叶、凌霄花、茛苕、丝瓜藤……随风吹散水分,巷中的树木与植物,不知不觉也老了。

巷子深,巷子浅。每一条上了年岁的巷子,都是老的。

戴望舒的雨巷是老的,所以,在老巷里遇见一个有着丁香一样愁结的姑娘,诗人眼睛一亮,水墨般的黑白老巷,注入一缕鲜活。

卖杏花的石板巷也是老的,人住在小楼上的客房,枕上听了一夜春雨。第二天,黎明时,天青色里,巷子深处已有人在叫卖姗姗带雨欢的春花。

巷中诗意,是檐雨滴答,跌落的水珠,呈一条线,一挂晶莹的珠帘。雨天有人敲门,手指轻叩潮湿门扉,这声响是那样清晰。雨天闲来无事,邻居敲门,来此坐坐,坐下来,泡一杯茉莉花茶,聊上几句,然后隔窗抬头望天。

我曾经想拜访住在老巷里的30个人。30个人,语调不一,形神各异,就是一个街巷市井的人物画廊。

巷里老,住在里面的人,是被风吹老的,风过,花落,人已老;是被亘古的安静,慢慢雕琢老的;是时间的一只手、雕塑家的手,在你的脸上捏几道皱纹、眼纹,面部肌肤塌陷,人就慢慢老了……

巷里老,老来老去,老不过那棵古树。巷头的银杏,六百年前就

有了,大树下灯影人声,住着几户人家,有人说话,有人走动,有人咳嗽,有人在树下捡几颗掉落的老熟黄果,那大概是在明朝。

巷中老,名字却清雅。荻柴巷,顾名思义,从前巷子里有芦柴和荻花,一到冬天,蓬松的荻花纷飞,芦苇枯了、老了,风一吹,窸窣作响。钟楼巷,有钟楼,一座大铜钟架在巷里一间亭中,钟磬悠扬,声震半城;石人头巷,从前巷中应该是有一尊石雕的,一个人头部的石头雕像,石雕也不知去了哪儿?旗杆巷,明清时的巷里有旗杆,那个旗杆有多高,巷民什么时候升旗?又为什么事升旗?留给人们诸多遐想;斜柳巷,巷子里遍植斜柳,估计是垂柳,这排场放到现在,该是一道风景。

巷子里有古意,那些青砖小瓦的民居,朴素而内敛,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脾性,透露出先民安身立命的符号密码。在宋朝,苏东坡曾萌动过在乡村实地养老的想法,他写诗云,“买田阳羨吾将老”。其实,老苏不必去乡下,而可以选择附近的某个小镇上,找一条巷子,居住在其中,毕竟深巷老院才是人适合居住的地方。我想起水墨徽州的几个村居老巷,开门可见青山,低头却见流泉宅边缠绕。村巷里,大部分时间是静的,除了白云流动和鸟雀喧闹,那里也是适合养老的地方。

在成都,我是在一个暮春落花的夜晚,踩着柔软的光阴,去寻访宽巷子、窄巷子的,巷子两边是延伸的围墙,头顶是一方移动的天空,我注视着老巷,老巷也看着我。忽然,我意识到,有过人烟的繁衍生息,天下的巷子都是老的。

人生只合巷中老,抬头看云卷云舒,低头赏花弄草,岁月怡然。老巷是一本古朴的线装书。

## 早莺争暖树

□四川成都 杨力

一连几日暖阳,驱散了寒气不说,也唤醒了冬日不语的麻雀。屋檐下、田草间,它们叽叽喳喳,仿佛在向世间炫耀,春天来了,好日子回来了。鸟儿知早春,道旁的绿植也不甘落后,一株株玉兰树,洁白的骨朵儿含苞待放。春天让花苏醒,与鸟儿一道成为春天的信使。

同样心情大好的是人,踏青赏花成为这个时节的追捧。如果气候温和,提前盛放的油菜花最适合取景。站在金黄色的景色里,心里惬意而温暖。

家乡的梨花沟有着大片盛开的油菜花,但更吸引人的是满山的“当家花旦”梨花。每年春天一派“山光悦鸟性,潭影空人心”的山野风光,吸引着无数的观光客。

梨花沟人知道,景观收入的核心是要跟上时代步伐,这两年他们引进现代农业,进一步帮助农户打造树下经济庭院经济,通过文创产品开发、深加工农特产品,引导全村向绿色农业和农旅融合迈进,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。

置身在阳光和煦微风微拂的梨花沟,眺望云际间忽然出现的飞鸟,那一定是最早飞来的一批春燕,脑子里就想到了白居易。1200年前,这个偏爱西湖的大诗人,在孟春时节来到西湖赏景,一时兴之所致挥毫留下《钱塘湖春行》一诗,其中吟道“几处早莺争暖树,谁家春燕啄新泥”。对西湖情有独钟的白居易,如果生活在今天,又来春潮涌动的梨花沟,会不会也来一首《梨花沟春行》直抒心意呢?!

## 姥姥的爱不打折扣

□山东济宁 张瞰

九十岁的姥姥有一个小包袱,里面是她珍藏的“宝贝”。其中有一些小布头、彩色丝线、几张鞋样子,还有一只木头的鞋楦子。

我曾穿过姥姥做的手工鞋棉。那一年,姥姥得到了几块红色和深蓝色的绒布,做衣服是不够的。于是姥姥决定将它们做几双棉鞋给孙辈的小孩子们穿。姥姥找来旧报纸画了我们的脚印,然后将它剪下来。姥爷在煤矿上班,经常有替换下来的废弃不用的皮带溜子,非常厚实,正是做鞋底的好料。

姥姥还有几棵果树和一大片菜园要经管,所以她做鞋的速度极慢。一个周末我去了,看到了絮好了棉花的鞋帮;下一个星期我再去姥姥家时,又看到了用锥子扎好孔的鞋底。姥姥还是不放心的,每一次都让我们把脚放在上面踩了又踩,

生怕一个星期的时间,我们的脚就呼啦一下长大了。

冬天来了,我穿上了姥姥做的枣红色的新棉鞋,软软的、暖暖的。美中不足的是,这双棉鞋的左脚秀气无比,右脚相比之下却显得大头,有些松垮。尽管我穿出去得到了不少人的赞美和羡慕,可我的心里却始终揣着对左脚的欣赏和对右脚的鄙夷。我看到表妹、表弟的鞋也是同副模样,心里对姥姥的手艺起了怀疑。

因为对棉鞋不是太满意,我希望早点将它穿坏,好买商店里漂亮的红皮靴。我穿着红棉鞋使劲地蹦跳,可是它真结实,除了一些折痕,竟没什么变化。我带着小狗疯跑,小狗开心地撕咬着我的裤腿,啃着我的棉鞋。很快,我的棉鞋表面就被狗咬得大窟窿小眼的。一

天,我和小狗配合得正欢,被我爸抓了个现形。

后来,姥姥没再做过鞋,那双红棉鞋便成了我记忆中的绝版鞋。

今年过年和母亲逛街时,在民俗摊上看到了绣花手工棉鞋,真好看,不觉将回忆又推回三十年。我对妈妈说,一定是姥姥的鞋样子不对,要不怎么会美和丑同时体现在一双鞋上。母亲笑了,说,不是鞋样子的事,也不是手工不行,而是布料不充足,一只鞋的布面是横裁,另一只鞋的布面是竖裁,物尽其用啊!所以,纹理方向不一样,效果自然就不一样了!

啊,原来如此!初穿上那双红棉鞋的喜悦和温暖又在我心中升腾起来。虽然棉鞋的样子打了折扣,可是姥姥对我们的爱,却是千针万线,没有丝毫折扣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40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